

巴黎疫事：想飞的男人

对雅克这样的法国人，我有太多不理解。

文_申赋渔

封城之前，我囤积了一批水饺。昨天雅克跟我打电话时，我顺口说可以给他一些。他的反应很灵敏，立即问我：“你确定吗？”然后今天开车就来拿了。

雅克对中国的爱简直有点偏执，学了好些年的汉语，越挫越勇。几年前我在巴黎南戴尔大学做了一次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，他跟我加了微信，之后隔上十天半个月就跟我联络一下。有时发一句莫名其妙的格言，问我是孔子说的还是老子说的。有时候发一句似是而非的诗，问我是唐诗还是宋词。有一次甚至跟我探讨两味中药，非说对降高血压有奇效。后来迷上了“道”，经常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坐。不过说实话，他选择打坐地方的风景着实不错。我夸了他两次之后，他就经常给我发他认为有道家意境的美景。

我们联系的中断是去年9月。他一下子就消失了。我跟人一向不是特别热络，过了两个月才想起问候他一声：“最近好吗？”一般来说，对方会回信说：“挺好的，你怎么样？”这样又可以恢复联系。雅克很快就给我回信：“不怎么好。”

雅克在法国道达尔公司做高管，酷爱飞行，几乎每周都要上天一趟。他已经飞了22年。去年9月，飞行俱乐部新到了一种新型小飞机，建议他试一试。雅克上天只有3秒钟，就一头栽下来，在医院二十天后才醒过来。他说，怎么登机，怎么操作，怎么摔落，一直到醒过来的这段时间，他都已记不得。不过之前的记忆全在。

他已经出院了，在家中休养。“身体恢复得怎么样？”“还不错。让我难受的是腿受伤了，这会妨碍我运动和长途旅行。我必须赶快进行锻炼。”“锻炼不着急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，能这样已经很幸运了。”我安慰他。

“我过几天就去中国了，这是很早就跟朋友订好的旅行计划。不能告诉我的医生。他会阻止我。”

我对法国人的许多做法都很无语。有人去年刚刚在滑雪场摔断了胳膊，今年又兴致勃勃登上雪山。有人腿上还打着石膏，摇着轮椅就在滚球场上扔起了铁球。现在巴黎封城，人们还是会不停地出门跑步、遛狗。他们认为运动对狗也一样重要。欧洲人大概都这样。意大利一位市长愤怒地责问道：“你们不停地出门遛狗，难道狗有前列腺炎症吗？”昨天我短暂出门了一趟，发现外面已经全是跑步的人，我怎么躲也躲不掉。好像谁也不在乎疫情正在张开的黑色翅膀。旅行和运动，比他们的性命还重要。

雅克回巴黎后告诉我，中国之行太棒了。今年春天他要在法国接待他的中国朋友。他说他刚刚考了新的驾照，这样就可以带他们从法国一直开车到东欧。

“你为什么要重新考驾照？”

“不是跟你说我的腿受伤了嘛。考个残疾人驾照，我就可以享受停车的方便了。”雅克笑着说。

对雅克这样的法国人，我有太多不理解。好吧。巴黎停车是太难了。有时看到空着的残疾人车位我也想悄悄停一下，可是看到牌子上写着：“如果你要停在这里，那你把我的残疾也一起带走。”头皮一阵发麻，只得掉头就走。雅克就没有心理障碍吗？

巴黎封城后，雅克跟我的联系就更频繁了。一会儿问我中国的疫苗研制出来了没有。一会儿又问中国用的是有什么特效药。当然大部分都是抱怨法国政府如何动作迟缓，官员怎样愚蠢无能，民众如何自由散漫。也说他被禁足在家的日常生活。他说他在阳台上给鸟儿建了一个食堂。“每天都有不同的鸟儿来吃，我的生意很兴隆。”

昨天给我打电话，一向快快活活的雅克突然发了脾气：“天天晚上8点钟在阳台上拍手有什么用？我们戴口罩，所有人都戴口罩，好好想办法吧。”雅克把母亲的缝纫机搬出来，开始做口罩：“我一天能做二十几个呢。”

雅克把自制的口罩送给附近的邻居、扫地的清洁工、送快递的投递员，还有他的家庭医生。“我多了一条出门的理由。”雅克笑着说：“我在出门单下面自己写上一条，送口罩。如果警察拦住我，我正好把口罩给他。”

巴黎警察一定不会难为他。昨天晚上，法国内政部把应该给警察的FFP2口罩给了医护人员，然后什么口罩也没有给警察。警察工会愤怒地警告内政部说：“如果再没有口罩，警察们将暂停戒严检查。”已经有257名警察被感染。

雅克把车停在路边上，坐在巷口梨树底下的长椅上等我。我把一袋水饺给他，他给我几只自己做的口罩。为了安全，我们都离得很远，东西放在椅子上自取。几只口罩的布料都不一样，灰的、白的、红的、蓝的，很好看，大概是他特意挑的。他是个极端爱美的人。

雅克站起身，原本高高大大的一个人，小了一圈。脸上的笑容还是很灿烂，目光也一样诚恳。他拄着两根拐杖往车子走过去。他的一条腿膝盖盖被截掉了，裤腿空空荡荡。■